

棒打柴油机

□田胜铠

柴油机发动了，不知道怎么关，只好直接用木棒打熄火，你说这事稀奇不稀奇？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大巴山腹地有个叫天星的小村子，就出了“棒打柴油机”这桩稀奇事。这事不但稀奇，还与愚昧落后画上等号，甚至后来还与我的羞耻感紧密关联。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那件糗事仍让我记忆犹新。

那时，农村还是集体生产，一个公社根据地域或人口分多个大队，一个大队又分多个生产队。这件稀奇事出在天星村营盘寨。营盘寨地处老家对面的山顶上，是邻近公社一个村的一个生产队，在河边抬头仰望，寨子仿佛飘浮在云端。困难时期，我作为母亲的尾巴根，去那里买过玉米、巴山豆等粮食度过饥荒。两三个小时才爬上山顶，整个村寨就展现在眼前：那是一片辽阔的山间台地，地势平缓，土墙茅草房零星地散落在田边地角，悠悠白云也掩饰不了这里的贫穷和寂寥。

由于地广人稀，可供耕种的土地丰富。那时，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极为有限，且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固守着广种薄收、“朝天一把籽，遍地都开花”的传统理念，所有的土地都派上了用场：平地和肥地种玉米、小麦等主粮，坡地和瘦地种荞子、黄豆、小豆、燕麦等杂粮。因此，当地的村民几乎没饿过肚子。但他们的劳作量，却比河谷一带土地少的村民要多很多。特别是秋收时节，队长前几天就要安排后几天的活路：哪些人到哪些地块扯黄豆，哪些人到哪些地块割荞子。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在分散的地块上忙碌：扯起的黄豆，割了的荞子、燕麦等，用系在每个人后腰上的棕叶子或细软的竹篾条捆成饭碗粗的把子，层层叠叠晾晒在就近的核桃树或漆树上。

十天半月过去了，眼看松鼠、鸟雀等早已觊觎着树上的美食，不断地上树搬运，偷偷准备越冬的口粮。加之树上的晾晒之物也干得差不多了，带荚壳的豆类籽粒会自然弹出，糟蹋了太可惜。于是，队长安排社员把它们从树上收下来，捆成大捆。然后翻山越岭背到地坝相对宽敞的人家，铺开厚厚一层，趁晴好天气，晾晒几天，再选择强壮劳力，用连枷脱粒。接下来还要一次次筛，一次次簸，最终才能得到劳动果实。所以，当社员捧着金灿灿的粮食时，就像捧着他们的命根子一样。

尽管老办法程序烦琐，可老一辈人还是选择了坚持。村里几个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却忍不住了。有个肖姓的青年，听说山的那边陕西安康早用上了脱粒机，便约了几个年轻人，前往安康购得一台二手脱粒机和一台柴油机。几个人在当地拆解了机器，翻秦岭，越巴山，肩挑背扛，日夜兼程，经过三四天终于将这两个新鲜玩意运回来了，然后按照那边技术员的指点安装试用。结果如愿以偿：原来村民几天的活，机器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大家终于从繁重又烦琐的劳动中解脱出来，无不欢欣鼓舞。从此，柴油机的轰鸣声，脱粒机的嗡嗡声，在营盘寨欢快响起，让周边的人好不艳羡。

一天，技术员小肖发动柴油机后，家里突然有急事，便急匆匆赶回家。由于走得急，没来得及托付其他人打理柴油机。当天的脱粒任务完成后，两台机器还在不停地高速运转。众人束手无策，撬掉脱粒机的皮带后，脱粒机停了，可柴油机仍在不停轰鸣。大家围着柴油机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怎么关掉，一个个心急如焚，队长更是急得抓耳挠腮。忽然，有个大胆的中年男子提议：“打死它！打死它！”稍作迟疑后，几个壮汉迅速找来碗口粗的木棒，朝着轰鸣的柴油机一顿猛砸猛打。没几个回合，油箱打瘪了，油管打掉了，柴油机终于熄火了！众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还为他们的急中生智而沾沾自喜。

这个“棒打柴油机”的故事传遍了全县，甚至传遍了整个川东，成了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标签和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后来我进了区中学上学，有时难免会与同学发生矛盾纠纷。来自其他公社的同学就用“你们是一群棒打柴油机的老傻”等语言来攻击嘲笑羞辱我们，让我们的中学三年都抬不起头来。

如今，社会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家家户户电视机、电冰箱、电烤炉等家电样样俱全，粉碎机、脱粒机、电磨机等农机具早已普及，“棒打柴油机”的糗事再也不会重演。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元纸币

□熊家林

清晨闲阅微信群，偶然读到老友光洪大哥的一段随笔。文字朴实无华，没有刻意雕琢的辞藻，却如盘阳河畔拂面的清风，温润妥帖，涤荡人心。古稀之年的他，历经半生风雨起落，总是善心相随，捐资助学、扶老携幼，守住了一份最本真、最澄澈的温柔。

那日天朗气清，光洪大哥赴长寿村寻山野清欢。行至盘阳河畔铁索桥头，一缕微光落在地面，一张崭新的一元纸币静静铺展在青石板路上，干净清亮，不染尘埃。他环顾四方，行人稀少，无从找寻失主，便俯身拾起，妥帖握于掌心。

指尖轻触纸币的瞬间，尘封经年的童年记忆蓦然苏醒。熟悉的童谣悠悠地回荡在耳畔：“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年少时传唱这首歌谣，那时懵懂纯真，笃信拾金不昧便是人间最纯粹的美德，是孩童心底最干净的初心。流年匆匆，青葱少年已然鬓染霜华。可那颗向善向暖的初心，历经时光淬炼，愈发澄澈温热，深深扎根在心底，从未改变。

缓步过桥，桥头一隅，一位白发老妪静守小摊，售卖她自己炒制的南瓜子。岁月在老人眉眼间刻下深壑浅沟，满头银丝随风轻轻摇曳。老人精神矍铄、身姿硬朗，靠自己摆摊度日，生活安稳从容。闲谈中问及年岁，才知老人家已是一百零八岁。百岁高寿尚且勤勉自立，不怠、不倚、不骄，这般坚韧平和的生命姿态，让人心生由衷敬重。

光洪大哥心生敬意，取出五百元零钱，连同路上拾得的一元纸币，一并递到老人手中，只求换取一小包带着山野清香的南瓜子。老妪淳朴善良，连忙摆手推辞，再三言说小包瓜子仅值十元钱，万万不能收下如此厚重的心意。他温然含笑，轻声宽慰老人：山野独行，能偶遇百岁长者，结缘长寿福地，品尝一份人间质朴原味，是此生难得的机缘与福气。几番诚挚恳切交流，老人终被他的善意所打动，欣然收下这份暖心馈赠。

辞别老妪后，他步履轻盈，继续向长寿村缓步前行。

小小的一元纸币，虽然微不足道，却串联起一段温柔的人间际遇。一端是纯真烂漫的童年童谣，一端是暮年依旧滚烫的赤诚和善意。原来世间最动人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而是寻常路人的一念温柔、一颗善心。

烟火人间，岁岁寻常。点滴善意如清风暖阳，默默流淌、静静生长，温柔了山河岁月，也温暖了匆匆俗世里的每一颗人心。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散步

□何新

散步，可缓解疲惫，和谐家庭，丰富人生。

曾在乡下工作多年，茶余饭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散步。阡陌小路，田边地角，都是我喜欢去的地方。麦浪稻馥，鸟语花香，一路伴我走过青春年华。清溪小流，柴门犬吠，让我融入自然与生活。

少年时代，城市规模不大，人们很少有散步的习惯。放学路上，悄悄溜到老街的茶馆听评书。听评书是有瘾的，几十上百的章回小说，一年半载都听不完。每场评书，都听得意犹未尽。那时的茶馆，在人们不习惯散步的年代里，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后来慢慢有了川剧、京剧、曲艺这样的团体，吸引人们前往休闲娱乐。古万州较场坝的川剧团，二马路的京剧团，以及万安桥的曲艺团，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后来又有了杂技团、歌舞团，为城市的休闲娱乐锦上添花。节假日逛二马路，去新华书店，淘一本好书，对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产生了兴趣；去和平广场影剧院看一场电影；到杨家街口万州港码头，一睹客轮汽笛声声、游人如织的场景，心中升腾起对这座城市的无限热爱……但这些都不叫散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通过走路，完成一项要做的事。

散步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良好的环境是散步的必要条件。一早一晚在滨江路行走，朝晖夕阴，看云卷云舒；潮起潮落，听平湖歌谣。观白鹭湾鸥鸟翔集，听其芳广场书声琅琅，品三生石追述往事……

路是城市的血脉。血脉畅通，精神抖擞；一脉不活，步履蹒跚。万州南北滨江路是城市的大动脉，承载着十分繁忙的交通任务。南滨公园，是镶嵌在南滨路上的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大放光彩。日光透过薄薄的轻雾，温暖树木温暖平湖温暖城市。午后的人群，坐在草坪中沐浴阳光。公园新建的城市书屋油墨飘香，走路累了，就歇歇脚、看看书。这里不仅是花草树木的集合地，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的和谐统一，更彰显城市的魅力。

今天是个好日子，阳光明媚，惠风和畅，依照习惯的频率，每天完成一万步的任务，在彩色步道上行走，身边疾驰而过的奔跑者，是城市的希望与未来。不时抬头仰望蓝天，俯视平湖美景，脚下的步伐更加轻松愉悦。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斑茅（外一首）

□胡伯用

霜降没降霜，江水往岸上挪了半步
你就站在那道湿漉漉的水位线下
举着一穗穗紫红
像举着一盏盏不肯熄灭的灯

这些年，我总把你错认成芦苇
认成那种在水边低头、软绵绵的名字
直到叶缘划破指尖，渗出一滴血珠
你才肯让我看清，藏在边缘的
那些细齿

原来你一直是另一种倔强
骨头里藏着铁，根须里也藏着
那种不肯让路的硬气

入冬后，你把紫穗慢慢松开
换上一头白絮
风一吹，落满江边的绿道
跑步的人回头喊：下雪了
而你仍站在那里
替江岸，把冬天也守住了

峡江秋问

雨，把巴山的夜泡得发胀
风，在夔门石缝里絮叨
我翻身走到阳台
听见自己的呼吸跟江风缠绕

总有人写秋愁，说你眉头紧锁
今夜，你是哭还是笑
或者只是揪着滟滪堆的旧事
不肯松手

收割后的梯田裸露着
像一句喊到一半又咽回去的号子
你唤峡风赶走最后一丝暑气
把巫山擦得又亮又高
让黄炉点燃神女峰的高冷
愁绪被纤夫的孙子哼成小调

你看奉节的天坑地缝
正以大地裂开的巨口
吞咽下千年的叹息与风霜
云阳龙缸悬于齐岳山峭壁
像一枚古老的青铜酒盏
盛满峡江未曾饮尽的秋光

李白没有等到的轻舟
如今在万吨巨轮的汽笛声里靠岸
高铁像一柄银梭
把七百里峡谷，缝成一条平直的线
刘禹锡的竹枝词还在唱
可调子已换作鸣笛，那是动车正进站

雨，还在敲着窗外的芭蕉
风，又缠着香樟树絮叨
可这七百里山水早已换了人间
那个关于秋天的问题
便不必再找黑夜，讨要答案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副主席）

马尿堡的青草

□叶仁军

马尿堡的青草丛中，传来两百年前的马蹄声
鸟窝。鸟鸣中，走出一个钓鱼的女人
乌云密布。山梁遮挡
一阵犬吠，行人穿越一片竹林
这里满是荒草，如果开垦几亩耕地
可以养活一个下午。满天繁星
我们手拉手蹚过门前的小溪
童言无忌。就在身后

（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